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七

宦者三

李祥

陳衍

馮世寧

李繼和

高居簡

程昉

蘇利涉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童貫

方臘附

梁師成

楊戩

李彥

李祥開封人為入內黃門資驍銳善騎射用材武中選授涇原儀渭同巡檢從景思立于河湟以功遷內殿崇班為河州駐泊兵馬都監從郭逵討交趾駐富民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戎軍沿邊都巡檢使從劉昌祚征靈武議功加沂州團練使或言所部兵失亡多降蘭州刺史權熙河蘭會路都監總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日虜撤圍去

復團練使進階州防禦使從种誼襲鬼章有功升兵馬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以内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東門司宣仁山陵為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怙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為之賜珠結

托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
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
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
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閣自
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
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
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
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

轉運使程節涖其刑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
入內押班揚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
不可帝雖微忤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
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官名世寧首知入內內侍省事禁
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
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內
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出入禁闥六十年循謹

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恭節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內侍黃門慶歷中為河北西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関門密呼所結內應者諭以禍福衆言俟李昭亮至即斬関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王則反貝州為城下走馬承受沙苑闕馬詔秦州置塲以券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勞進官者無拘於年環

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喧訴亟闔府門不敢
出繼和步入衆中譬曉之曰汝曹為一杯酒遂喪軀命
乎衆悟散去事聞擢帶御器械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
使入內副都知卒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
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

高居簡字仲路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護作
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辦稱超轉殿頭領後苑事坐奉
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領龍圖天章寶文閣內

東門司幹當御藥院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
儉巧善迎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
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
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况居簡頃在先
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繼統乃復先自結納使
寵信之恩過於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
罷為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思使
領忠州刺史卒贈輝州觀察使居簡聞外廷議論必以

入告省中目為高直奏仁宗時常使南海遇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衆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醴二股河導之使東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浚功遷官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

興脩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塘水溉深
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家
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于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供
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
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埽之功專為己力
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頗廢人戶水磴久
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
沱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

總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姦欺之狀則多置撻口指決河所侵便為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所欲悖慢豪橫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濬汜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昉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遷自廣州以閩人從劉鋹入朝利涉初為入內內品慶歷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賞激加等英宗為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即位遷東頭供奉官欲以為潁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遷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及帝崩乞與醫官同貶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即位授達州刺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僊韶院火營救甚力賜襲衣金帶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勤僖利涉嘗幹

當皇城司循故事廂卒邏報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
事無巨細悉以奏徃徃有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
為賢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
東宮周懷政偽為天書允恭豫發其事懷政死擢內殿
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侍省
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
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

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乃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

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時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盜金寶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尋竄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給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積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

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帝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官竟廢后為淨妃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為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夕仁宗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

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應曰諾文應即以轎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寔文應為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御藥院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

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耶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卒贈邠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蔭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

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出為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為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

宮于是知諫院司馬先論守忠離間之罪為國之大賊
民之巨蠹乞斬於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
敕一道參政歐陽脩已簽趙鼎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
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
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
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守忠久被寵幸用事于中
人不敢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為左武衛將軍
致仕卒年七十九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官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為最悉力薦之合兵十萬命王厚專閫寄而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扎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韉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轉兩使自茲始未幾

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累遷武康軍節度使討溪哥藏征復積石軍洮州加檢校司空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寢拂京意除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丹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展奮廟謨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橫山以太尉為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

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
河東山南東道劔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關公時人
稱蔡京為公相因稱貫為媼相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
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
方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
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
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
切齒然莫敢言關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

進誓表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彊館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政和元年副鄭允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平燕之謀選健將勁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張改江浙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方臘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縣場村托左道以惑衆初

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
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臘益得憑籍以自信縣境梓桐
幫源諸峒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
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
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
起為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
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唯以鬼神詭祕事相
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

不識兵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
破殺將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
二州南陷衢殺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廬富陽諸縣
進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
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凡得官吏必斷鬻支體探
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
奏至京師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蘭溪靈山賊
朱言吳邦剡縣雙道人仙居呂師囊方巖山陳十四蘇

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合黨應之東南大震發運使陳
亨伯請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
蔓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為宣撫制置使率禁旅
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
三年正月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
乘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
還據杭二月貫稹前鋒至青州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
舍府庫民居乃宵遁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

興宗相繼至盡復所失城四月生擒臘及妻邵子毫二
太子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
四年三月餘黨悉平進貫太師徙國楚臘之起破六州
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僇而
縊於林中者由湯巖榴嶺八十五里間九村山谷相望
王師自出至凱旋四百五十日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
起既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為真三公加封徐豫兩
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譚稹明年復起領樞密院宣

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昨奉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尼堪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為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褊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謂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

何為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小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皇上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蠭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吉陽軍

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徵迹其所至莅
斬之及于南雄既誅函首赴闕梟于都市貫握兵二十
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
劾徃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
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須十數皮
骨勁如鐵不類閭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
皆獻餉結內左右婦寺維譽言日聞寵煥翕赫庭戶雜
還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廝養僕圉官諸使者至數

百輩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菹醢不償責也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賈詳書藝局
詳死得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
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興德軍
留後建明堂為都監既成拜節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宮
使歷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
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時中外恭寧徽宗留意禮文符
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

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儁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寘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黼

造伐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譚稹為宣撫
燕山平策勲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
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
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
田於京東西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
於帝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
足為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鷲遇
間即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朱勔

又以應奉與黼軋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
絀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
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於是太學生
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為李輔國且言宦官
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攘定策功當正
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逐之師成疑之寢食不離
帝所雖奏厠亦侍於外久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金營
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徃先令望

之詣中書諭宰相至則留之始詔暴其罪責為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內侍省立明堂鑄鼎鼐起大晟府龍德宮皆為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歷鎮安清海鎮東三鎮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撼東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

策于戡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
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
西淮西北括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
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為西城所
築山灤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
利立租筭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
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
宣和三年戡死贈太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

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
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
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
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
奏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寄任
輝彥李士漁王潁毛孝立王隨江惇呂垓錢械宋憲皆
助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迎
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上

馬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時閱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輓間如龍鱗薌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為取竹誣刊蘇軾詩文于石為十惡朝廷察其据據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怨于東南李彥結怨於西北靖康初詔追戮所贈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

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寥官



宋史卷四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

六十九至
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王彛憲

謄錄監生臣馬世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

宦者四

邵成章

藍珪

康履附

馮益

張去為

陳源

甘昇

王德謙

闕禮

董宋臣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申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

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藍珪康履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康王使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並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趣師入援履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

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
官編隸履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凌忽諸將或踞坐
洗足立諸將於左右聲喏甚至馬前故疾之者衆俄遷
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
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
自銜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鴨為
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傅
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耶傅幕客王世脩

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正彥曰會當共
除之王淵躋樞筦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
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皆殺之
履馳入白帝傳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
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
外者已誅更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
忍除傳等官以安之傳等曰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
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機宜文字

時希孟曰中官之為患至此極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軍器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傅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還斬之傅等誅贈履官謚榮節召珪等還中書舍人李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燄益張中外切齒不報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內侍省押班慈寧宮建命提點事

務尋升內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充都大主管太后既還宮珪奏應干補授恩乞聽慈寧宮施行從之珪初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幸以壽終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為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謚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安石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諡為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薄莫乃歸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被劾諡與內侍陳永錫受

其金力為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諡送吏部後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謚忠定

馮益康王邸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幹辦御藥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隸臺察

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為追寢前詔特遷宣政使益自言
藩邸舊吏乞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廐舊有騏驎院
官益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便門侍御
史沈與求以為言趙鼎等皆患之會劉豫揭榜山東言
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
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帝喜曰聞益交關外
事漸不可長與祠放歸浚意未息鼎解之益自是家居
廩祠者十四年先是偽柔福帝姬之來自稱為王貴妃

季女益自言嘗在貴妃閣帝遣之驗視益為所詐遂以
真告及事覺益坐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
后連姻得免十九年卒於家

張去為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為韋太后宅提點官累
遷至安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時見
道為入內侍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為寢有
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
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為與秦檜王繼先俱用事升延福

宮使累遷至入內侍省都知恃恩干外朝謀議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為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乞斬去為以作士氣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為致仕莘老亦出補外及內禪詔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省仍鑄印賜之脩宮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初安恭后入宮去為實進之后崩上皇又遣去為傳旨

立謝貴妃為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涉朝廷事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浙西副總裁給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恃恩頗恣本官書史徐彥通者為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甄士昌源廝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與京祠給事中宇文价封還錄黃改外祠臺官黃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

賢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言者
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
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即位復召還紹熙四年自拱衛大
夫永州防禦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
宮源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
人俱事光宗于泰安宮御史章穎論其離間君親乞行
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撫州億年常
州居住舜卿任便居住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恩源億年

許自便舜卿與內祠給事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
億年湖州義端再駁舜卿內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
聽自便億年養娼女於別業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
媒聞人疑其非宦者云

甘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澤之死昇累遷亦至押班乾
道中帝頗親昇昇以此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為小官時
丐貸於臨安富民馬氏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鬻官鹽
踰格繫獄與可諷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升卿決獄平

反之昇之子婦與可女也乃陰為與可地譖升卿于帝
前謂為豪民馬請事所得至萬緡上疑遂論罪馬流嚴
州升卿由是罷去時曾覲以使弼領京祠王抃以知閤
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為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
耻者爭附之既而覲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
昇乃德壽官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
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
察其姦遂抵之罪籍其貲竟以廢死弟曷淳熙末幹辦

內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累遷至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慶元初為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曷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

王德謙初為嘉邸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黃由時為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旨德謙固請覆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洶洶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為建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即諭德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

敢強之既而無報王即位德謙累遷昭慶軍承宣使內
侍省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
駕燈籠自奉為人求官職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
故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尤謹夜則易服
造謁德謙求為節度使先薦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
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草示之引天寶同光為比德謙
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署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論
列宰相京鏜復以為言命遂寢韓侂冑與德謙爭用事

德謙屢以計勝侂冑擠之詔與外祠臺諫又交章論駁
侍御史姚愈言吳宗旦嘗草德謙制遂罷其官愈又率
同列力攻德謙詔送廣德軍居住尋以臨安尹劾其賊
濫僭擬詔降團練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
文虎請改為安置臺諫復言其姦詭乞自今不以赦移
雖特旨亦許執奏帝用其言德謙遂坐廢斥以死

闕禮高宗朝宦者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
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

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
又有念欲退閑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
遣戚里韓侂冑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
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冑附宗尹以奏未
獲命而侂冑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之侂冑不以告禮
指天自誓不言侂冑遂白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
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
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

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時有太后耳
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
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冑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
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愚即簾前進呈
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內侍省都知
又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中侍大夫
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
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淳祐中以睿思殿祗候特轉橫行
官寶祐三年兼幹辦佑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
天錫坐左遷大理少卿開慶初大元兵駐江上京師大
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
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侍省押
班尋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內軍器庫翰林
院編脩敕令所都大提舉諸司提點顯應觀主管景獻
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獻景府教授義不與

宋臣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
帝曲為諭解庇之秘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
餘年來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兇渠以
致大禍中外惶恐切齒而陛下為之辨明大臣方為
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命不勝宗社之幸
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馬院及酒庫既卒
帝猶命特轉節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七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佞幸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覲

龍大淵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譙熙載附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
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劉明之主亦有
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為患
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以索鼠亦
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也太宗有弭
德超趙贊孝宗有曾覲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
之主也作佞幸傳

弭德超滄州清池人李符李琪薦之給事太宗晉邸太

宗即位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遷酒坊使杭州兵馬都監又為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於太宗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餒死矣又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為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為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同先授班在

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疾請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
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
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劾汝輩所為我實耻之又
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為汝輩所眩惑顯
告之太宗怒命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就第鞠德超具
伏下詔奪官職與其家配隸瓊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
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

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累遷崇儀副使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衛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為并州駐泊都監擢單州刺史四年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詔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

其家俄詔還之趙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竇誼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犀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用為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誼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嚮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出濘換馬比追及之已為前使誅矣

趙贊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與都校不協因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稍署贊右職太原平隸三司為走吏又許本司補殿直太宗頗任之遷供奉官閤門祗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發摘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永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太宗命御史臺按問停贊官數月復令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太宗以為忠無他腸

中外益畏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
度支都監時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
遷侍禁奉使西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太宗嘉其
直會市物吏因緣為姦列肆屢謁開封訴之乃置雜買
務使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
親比相表裏累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
得聯事由是益橫恣所為皆不法太宗頗知之以問左
右皆畏二人無敢言其惡至道元年上元節京城張燈

太宗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嗣邀其黨數人攜妓樂
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
聞太宗大怒并摭諸事下詔奪贊官許攜家配隸房州
禁錮即日驛遣之昌嗣黜唐州團練副使不署事既數
日並賜死於路太宗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芝蘭荆棘
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罰焉參
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之前世
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夜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

小人為自安計如贊昌嗣之類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初名甫後以同東漢宦官賜名黼為人美風姿目睛如金有口辯才疎雋而寡學術然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編修九域圖志何志同領局喜其人為父執中言之薦擢校書郎遷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寢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

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進廼欲去執中使京
顯國遂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
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為戶部尚書大農
方乏將以邦用不給為之罪既而諸班禁旅賫犒不如
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即諸軍揭大榜期以某月某日
衆讀榜皆散京計不行還為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閱五
月起復宣和殿學士賜第昭德坊故門下侍郎許將宅
在左黼父事梁師成稱為恩府先生倚其聲焰逼許氏

奪之白晝逐將家道路憤歎復為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宋朝命相未有前比也別賜城西甲第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罷方田毀辟雍醫算學併會要六典諸局汰省吏減遙郡使橫班官奉入之半茶鹽鈔法不復比較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四方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徽猷

閣待制鄧之綱妄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
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
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
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御史陳過庭乞
盡罷以御前使喚為名冗官京西轉運使張汝霖請罷
進西路花果帝既納黼復露章劾之兩人皆徙遠郡睦
寇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蔓延彌月遂攻破六郡
帝遣童貫督秦甲十萬始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

師貫之行也帝全付以東南一事謂之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若罪已然且有罷應奉局之令吳民大悅貫平賊歸黼言於帝曰臘之起由茶鹽法也而貫入姦言歸過陛下京怒貫謀起蔡京以間黼黼懼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

臣多以為不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

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兵屬
貫命以保民觀釁為上策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師
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
遂復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之樞密
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
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優進太傅封
楚國公許服紫花袍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黼議上尊
號帝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者也却弗許始遼使至

率迂其驛程燕犒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指使草代東宮辭諶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揺東宮帝待遇之厚名其所居閤曰得賢治定為書亭堂勝

九有王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牆穿便門
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還宮黼眷頓熄尋命致仕欽宗
受禪黼惶駭入賀閤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
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
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躡及
於雍丘南輔固村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
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議者不以誅黼為過而以
天討不正為失刑矣

朱勛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庸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病人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循蒔園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始蔡京居錢塘過蘇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以屬郡守郡守呼冲見京京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明年召還挾勛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童貫竄置軍籍中皆

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勸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不過再三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始極盛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勸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閔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即領

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未即取使護視之微不謹
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
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
中家悉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湏斲山輦石程督峭
慘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
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
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截諸道糧
餉網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

轅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卒四指揮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船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囿花石凡十餘事聽勔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勔小戢既而采甚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嘗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

朝謁然後通刺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牒興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籍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徽州盧宗原竭庫錢遺之引為發運使公肆掊克園池擬禁藥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僚頤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為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黜勔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勔復得志聲焰熏灼

袁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
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
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隨州
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
腕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
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勛得官者皆罷籍
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

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寢貴寵世號王醫師至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尋以覃恩改授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雜流易前班則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奇效可特書讀直柔再駁命乃寢既而特授榮州防禦使太后有疾繼先診視有勞特補其子悅道為閤門祗候尋命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力

辭是時繼先用事中外切齒乃陽乞致仕以避人言詔
遷秩二等許回授俄除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詔餘人
毋得援例吳貴妃進封推恩遷奉寧軍承宣使特封其
妻郭氏為郡夫人繼先遭遇冠絕人臣諸大帥承順下
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叙拜
兄弟表裏引援遷昭慶軍承宣使又欲得節鉞使其徒
張孝直等校本草以獻給事中楊椿沮之計不行繼先
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數

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走計陰養惡少私置兵甲受富民金薦為閭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姊姦淫加

之黥隸又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刹所有大半入其家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擢髮未足數也奏入詔繼先福州居住其子安道武泰軍承宣使守道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悅道朝奉郎直祕閣孫錡承議郎直祕閣並勒停放還良家子為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鬻其田園及金銀並隸御前激賞庫其海舟付李寶天下稱快方繼先之怙寵奸法帝亦知之故晚年以公議廢之遂不復起孝宗即位詔任便居住毋至行在

淳熙八年卒

曾覲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寄班祗候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覲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閣門事而覲除權知閣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何面目尚為諫官乞賜貶黜中書舍人張

震繳其命至再出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
人市權既而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燾
新拜叅政亦欲以大淵覲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燾辭
去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權工部侍郎而二人
仍知閤門事必大格除目不下尋與祠二人除命亦寢
未幾卒以大淵為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覲文州刺史
權知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
建寧府尋放罷羣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操

章十五上不報自是覲與大淵勢張甚士大夫之寡耻者潛附麗之帝嘗令大淵撫慰兩淮將士侍御史王十朋言大淵銜命撫師非出朝廷論選之公有輕國體時又有內侍押班梁珂者三人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入對首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才必掠美自歸謂為己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羣臣章疏留中未出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

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特出威斷
並行罷去先是江浙大水待詔從臺諫陳闕政著作郎
劉夙上封事曰陛下與覲大淵華觴詠唱酬字而不名
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僥倖當自宮
掖近侍始茂良時為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陰其占為女
寵為嬖佞為小人蓋專指左右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
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杜門不出不
預外事宜退而訪問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

姦邪此其所以姦邪也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
特陛下未之覺耳疏入不報茂良待罪除太常少卿五
辭不拜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叅政陳俊卿曰
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
人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顥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
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為江東
總管覲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覲福
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覲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

珙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既而覲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覲至龍山已久伺掞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使蜀還與俊卿同奏覲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卒除浙東副總管未幾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不因事除

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
為賀金正旦使俾覲副之比還遷一秩而竟申浙東之
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覲由是怏怏而去六月夏俊卿
罷政十月覲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子覲以伴讀勞升承
宣使八年姚憲為賀金國尊號使覲副之歸除武泰軍
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
覲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
法龔茂良時以叅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

蔭補法繳進覲大怒茂良退朝覲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之待罪乞出不許戶部員外郎謝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廓然首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鑄罷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覲所使也覲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責逐大臣士始側目重足矣廓然既以擅權罪茂良從班有韓彥古者覲之姻廓然之黨遂獻議助之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二月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覲同賜酒是歲加覲少保醴泉觀

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
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覲始與龍大淵相朋及
大淵死則與王抃甘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
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
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為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賜
三品服俄為浙西提刑尋以集英殿修撰奉內祠是二
人者皆覲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因轉對極論近習怙
權之害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

有曰一二近習之人蠱惑陛下心志所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疏入帝怒諭令分析丞相趙雄言之事遂止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首言曾覲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瑣細差遣或勉循之至於近上之除此輩何敢預俊卿入辭又曰向來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八九大非朝廷美事也帝感悟覲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譖逐大臣貶死

嶺外自是寢覺其姦嘗謂左右曰曾覲誤我不少遂稍疎覲覲憂恚疽發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退為記以進十二月卒於是凡前論覲得罪者皆錄贈胡晉臣起至執政魏掞之贈直秘閣龔茂良悉還其職名恩數云

張說開封人父公裕省吏也為和州防禦使建炎初有軍功說受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閤門事隆興初兼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為都承旨加

明州觀察使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珙耻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頌言于朝者惟左司員外郎張栻在經筵力言之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為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八年二月復自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

呂文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
答詔於是命權給事中姚憲書讀行下命翰林學士王
曠草答詔未幾曠升學士承旨憲賜出身為諫議大夫
詔希呂合黨邀名持論反覆責遠小監當衡素與說厚
所言亦婉止罷言職遷左史而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
日下出國門國子司業劉焞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
即為言者所論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勢赫然無
敢撓之者九年春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二人皆予郡

必大卒不出淳熙元年帝庶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
范仲芑究之遂罷為太尉提舉玉隆宮諫官湯邦彥又
劾其姦賊乃降為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
七年卒于湖州帝猶念之詔復承宣使給事中陳峴繳
之乃止其子薦文州刺史疑明州觀察使說敗薦亦貶
彬州先是南丹州莫延甚表乞就宜州市馬比橫山省
三十程說在樞筦以聞樞屬有論其不便說不聽說既
貶遂罷其議說又常建議欲郎官卿監通差武臣中書

舍人留正以為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
克家罷去而說留其竊政權傾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為國信所小吏金人求海泗唐鄧商秦地議久
不決金兵至遣抃往使許以地易歲貢為歲幣而還乾
道中積官至知閤門事帝親信之金使至議國書禮不
合抃以宰執虞允文命給其使曰兩朝通好自有常禮
使人何得妄生事已牒知對境翌日金使乃進書帝以
為可任遣詣荆襄點閱軍馬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建

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已而殿司輒捕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隙掠取民財帝專以罪殿前指揮使王友直而命抃權殿前司事時抃與曾覿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抃等乃命晉臣捨抃等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為帝言之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言陛下即位之初宰相如葉顥

等皆懼陛下左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為敵陛下察數年
已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勢積至
此也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先是抃給金使取國書
及使歸金主誅之嗣歲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為離
席受國書尋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
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
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
復召淳熙十一年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綬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
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海賊姜大獠寇泉州特立以一
舟先進擒之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為詩百篇
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宮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
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閤門事與譙熙載
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再出
留正為右相執政尚闕人特立一日語正曰帝以丞相
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

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遂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二千緡為行裝正引唐憲
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不許正復言臣與特立勢難
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國
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
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亦為平陽
邸伴讀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紹熙中卒較之
特立頗廉勤熙載子令雍以恩補承信郎平陽郡王府

幹辦尋充王府內知客小有才王嘗與論春秋褒貶齊
宣王易牛秦穆公悔過事令雍即為三詩以獻王甚愛
重之及即位除知閤門事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
保成軍節度使初賜居第帝親書依光二字賜之至是
復書得閑知止四字以名其堂寶璽歸覃恩進檢校少
保仍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史卷四百七十

宋史卷四百七十考證

王抃傳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
內抃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
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臣宗楷
按貴耳集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
中貴取進忽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
屈萬乘親臨移時不決王抃忽撒起國書云駕興
北使失儀而孝廟喜王抃之機捷據此與本傳所

載不同

宋史卷四百七十考證